

舞臺劇本

《我們在世界往生，在天堂臥軌》

角色

肥宅，男

主播，女

大學生，女

政客，男

上帝，男

製作建議

建議開演進場前，給觀眾有上述前四個角色的投票表單的二維碼連結
跟隨劇情進展，參與投票。觀眾席則安排工作人員帶動劇情氣氛。

環境美術無須講究，劇本以空表示節奏

場景

上中下舞台皆有火車鐵軌，左舞台為火車駛入的方位
與觀眾席間有號誌燈、警報鈴和遮斷機。

場一 這個鬧劇是你設計的吧？

肥宅被綁在一座三公尺高的拱橋上，背後有一雙懸空的假手按著他。橋底下是火車鐵軌，鐵軌上綁著正在啜泣的主播。

鐵軌前的號誌燈仍然是綠色的，遮斷機的桿子還沒降下。

肥宅：妳還好嗎？

肥宅：妳不要哭了啦。

肥宅：喂……

主播仍啼哭不停。

肥宅：拜託妳不要哭了啦，妳一直哭，會害我想大便。

主播：蛤？

肥宅：我最後一次上廁所，好像是兩個禮拜前的事了。

主播：那你幹嘛不上完廁所再死啊？

肥宅：我有啊，好像是上到一半死的……

肥宅：我其實本來沒這麼胖。

主播：那你的肚子？

肥宅：宿便吧。

主播：拜託你一定要忍住，除非你的屎擋得住火車。

主播：能擋得住嗎？

肥宅：應該……不行吧，剛剛祂只說了兩種可能，要不是我下橋摔死，把火車擋住，就是妳直接被輾死。應該不可能有其他選項。

主播一聽，又想哭了。

肥宅：幹嘛哭啊，我都沒哭了。

主播：為什麼不哭，我們還不夠慘嗎？我做什麼壞事了？

肥宅：上帝剛剛說，妳犯姦淫？

主播：直播露奶算什麼姦淫啊！

肥宅：我也覺得還好。妳尺度不算大。

主播：你看過？
肥宅：我每天都看。
主播：真的假的？
肥宅：真的，我還送過妳小火箭。

主播：你是……洛基？
肥宅：嘿啊。
主播：我還以為抖內我的是真的洛基。
肥宅：怎麼可能嘛。
主播：可是他都用英文跟我聊天啊。
肥宅：我多益九百九。
主播：滿分是多少。
肥宅：九百九。

主播：是喔。

主播：很高興見到妳。
肥宅：嗯……我也是。

肥宅：妳怎麼馬上就知道我是洛基？
主播：因為你每次都在底下跟我聊天啊。
肥宅：那麼多人發訊息，妳都記得住？
主播：其實也沒那麼多人啦。
肥宅：妳每次直播，我都有注意看有幾個人在線。最多有兩千吧，最少應該也有五百。
主播：幹嘛注意那個？
肥宅：因為我想知道，我是在多少粉絲裡，那個唯一不看妳胸部的。

肥宅：只要妳越紅，看妳的人越多，我就是那個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只要每天晚上睡覺前，可以聽著妳的聲音，看數字一點一點變多，我就覺得自己好不一樣，不是只是每天下班回家只能吃泡麵或滷味的普通男生而已。

主播：謝謝你。
肥宅：我才要謝謝妳。

主播：其實，真的沒有很多人看我直播。那些都是灌水出來的數字，底下留言很

多都是我的同事留的。

肥宅：這樣有意義嗎？

主播：有啊，這樣我就可以刷上榜單，然後像你這樣的人就會點進來看。用假的觀眾養真的觀眾，很難理解嗎？

肥宅：我不懂。

主播：意思是，你沒有自己想得這麼唯一。很多人看我直播不是想看奶，也不是在聽我唱歌。他們跟你一樣，都在注意螢幕右上角那一串小小的數字，和有多少跑車跟鑽石送進我的帳號裡。

主播：不知道自己之前幹嘛買那麼好的麥克風，反正也沒人在乎我直播唱了什麼。

肥宅：我知道啊。

主播：你知道？

肥宅：我知道妳唱過齊秦的《夜夜夜夜》。

主播：那首歌我只唱了一次，老闆就不准我唱了。

肥宅：但我很喜歡，而且我記得妳在唱之前有說，那是妳最喜歡的歌。

主播：可是我的音都唱破了。

肥宅：那是因為妳唱到一半就哭了。

主播：還哭得很醜，被觀眾罵了。

肥宅：所以我就想，是不是送妳一台火箭，妳會開心一點。

主播再次悲從中來。

主播：我想回家……

主播：我想我媽……

主播：我想我兒子……

主播：我不想死。

肥宅：可是我們已經死了。

主播：是啊，都已經死了……那你是怎麼死的？

肥宅：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記得那天晚上滷味點太多，吃到一半肚子很痛，就跑去廁所拉。拉完肚子還是好痛，痛到我想叫救護車，可是我手機放在床上，只能一直忍、一直忍……然後就暈過去了。

主播：為什麼不去拿手機？有痛到走不了路嗎？

肥宅：因為我用完衛生紙忘記放新的。

主播：那還是可以出去拿一包新的回去擦啊。

肥宅：沒擦屁股出去，大便沾到褲子上怎麼辦？很髒欸。

主播：要不然你光屁股出去拿啊？

肥宅：可是屁股洞口上的大便滴到地板怎麼辦？

主播：你可以拿抹布擦啊！

肥宅：那要是抹布上的污漬，怎麼洗都洗不掉，怎麼辦？妳知道大便乾掉有多難洗嗎？

主播：所以你就這樣死了？

肥宅：嗯……我還以為是肚子痛而已，結果就這樣死了，還死在馬桶上，臭到隔壁鄰居受不了告訴房東，才被人發現……

肥宅也哭了。

肥宅：我真的是一個臭肥宅，還是一個死掉的臭肥宅……但我不想當臭肥宅，我不要被人說是臭肥宅啊……我雖然常說自己是臭肥宅，但是我不要別人真的認為我是啊……我很愛乾淨，我都還沒牽過女生的手欸……

主播：不要哭了啦，你不是肥宅。

肥宅：真的嗎？

主播：真的。你只是胖而已，不是肥宅。

肥宅：可是我也很宅，不愛出門，又不上健身房。

主播：那你只是又胖又宅而已啊，又不代表你是肥宅。

肥宅：我不懂。

主播：我懂你就好。

肥宅：……謝謝妳。

肥宅又哭又笑的，不慎放了個屁。

肥宅：對不起。

主播：沒事。

肥宅沉默了半晌。

肥宅：我希望我可以被推下去，這樣妳就可以復活了。

主播：那怎麼可以。

肥宅：反正我就算復活也沒什麼好，妳剛剛不是說妳有小孩嗎，妳活著比我重要多了。

主播：你還這麼年輕，之後說不定也會有小孩啊。

肥宅：我怎麼可能會有小孩。

主播：為什麼，你不舉嗎？

肥宅：我舉啊。

主播：那就好啦。

肥宅：但沒人跟我做啊。

主播：我 OK 啊。

肥宅驚呼。

肥宅：妳不要安慰我。

主播：我不是在安慰你，是認真的。

肥宅：那妳說認真的，就一定是在開玩笑。

主播：為什麼你覺得我一定是在開玩笑？

肥宅：因為我追女孩子的時候，朋友都不相信我是認真的，那些女生也以為我在開玩笑，希望我真的是在開玩笑。我好像有點懂他們的心情了。

主播：呃，等一下，應該不太一樣。他們認為是玩笑，是因為覺得你很噁心，不想要被你纏上，才希望你說要追人是開玩笑的。但是你覺得我很噁心嗎？

肥宅：怎麼可能，妳是女神欸。

主播：那你幹嘛希望我在開玩笑？

肥宅沉思了一會兒。

肥宅：不知道，可能我本身就是個玩笑吧。

主播：這裡是天堂，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啊。就像我們明明死了，卻被綁在火車鐵軌上做實驗。我雖然是女神，但在天堂，我是真的會愛上宅男的。

肥宅：我先說，我家沒什麼錢，燒不了多少金紙的。

主播：我不要你的錢。

肥宅：那妳為什麼會愛上我，總要有個理由吧。

主播沉思。

主播：大概是因為，你是世界上唯一真的在看我的人吧。我的老闆、觀眾、甚至是我自己的媽和兒子，沒有一個人面對我的時候，是真的在看我這個人的。他們都在看我能為他們賺多少錢，給他們多少奶水。他們看著我的身體，好像我只剩身體。

主播：可是等到我在這世界真的只剩下一具身體，他們反而哭著要我的靈魂了。

主播：所以我喜歡你。不管在哪裡，你都看到我的靈魂。你是真心的。

肥宅啞然。

肥宅：從來沒人跟我說過這種話。

主播：我也是，我們是一樣的。

肥宅：妳真的是女神……

主播：哪有這麼誇張。那你想做嗎？

肥宅：想啊，當然想，超想的！

主播：我躺好了，你趕快跳下來。

主播微張繩索下的雙腿。肥宅扭動身體，卻掙脫不開機關。

肥宅：我下不去。

主播：你再用力看看。

肥宅又扭了幾下。

肥宅：不行，我動不了。除非後面的手推我，要不然我下不去。

主播：那後面的手什麼時候才會推你。

肥宅：我不知道，他們還在討論吧。

主播：誰還在討論？

肥宅：就一群白癡大學生……他們在一堂應用倫理學課上討論火車難題。

主播：然後我們就是他們正在討論的……

肥宅：對。

主播：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嗎？

肥宅：效益主義和義務論的兩難？

主播：什麼東西啊！現在是你跟我，誰可以復活的問題好嗎？我才不管那個什麼狗屁效益還是義務，我要活下去！

主播氣惱地哭了出來。

主播：我要活下去啊……你們有聽到嗎！你們這些天殺的大學生！幹！

主播尖叫嘶吼，除了肥宅沒人聽見。

主播：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做？

肥宅：想啊。

主播：那就快跳！

肥宅：可是跳下去我會摔死。

主播：你早就死了，不可能死第二遍。

肥宅：可是如果我摔下去，按照規則，妳就復活了。這樣我還是抱不到妳。

主播：不會啦！復活的過程有這麼快嗎？

肥宅：不知道，我沒復活過。

主播：要不然你先下來，到時候如果算我復活，繩子應該會解開。我趁還沒消失的時候幫你弄硬，快速坐上去搖一搖，怎麼樣？

肥宅面有難色。

主播：這樣不好嗎？

肥宅：我……我不想只做一次。

主播：蛤？

肥宅：我還想做好幾次。

主播：可是你不是一次都沒做過？

肥宅：我有說過嗎？

主播：我看也看得出來好不好。

肥宅：是不是處男可以用看的喔？

主播：這很重要嗎？你到底想不想做啦！

肥宅：可是剛剛掙脫繩索的時候，我自己磨出來了。

主播：所以你現在？

肥宅：嗯。聖人模式了。

沉默。

肥宅：沒關係啦，我再等一下，應該就可以了。妳不是也很想做？

主播沒應聲。

肥宅：如果有機會可以一起復活，我們從早做到晚好不好。

主播：我們之間只有一個人會復活。

肥宅：我知道啊，但還是有點希望比較好吧。這裡是天堂，說不定有奇蹟？

主播：這裡真的是天堂嗎？我怎麼覺得是地獄。

肥宅：心裡有愛，哪裡都會是天堂。我愛妳，妳也愛我，這裡就是我們的天堂。

主播：大概吧。

肥宅：妳不愛我嗎？

主播：呃，愛啊。

肥宅：那我們一起祈禱，跟上帝祈禱我們可以一起復活。來喔，我喊一、二、三一起喊。

肥宅：一、二、三，上帝啊，請讓我們一起復活吧！

肥宅：妳怎麼沒喊。

主播：我不覺得有用。

肥宅：喊這個不是因為有用才喊的，是因為我們愛彼此才喊的。還是妳在說謊？說謊會下地獄喔。

主播：好好好，愛你愛你愛你……

肥宅：再來一次喔，一、二、三……

肥宅 / 主播：上帝啊，請讓我們一起復活吧！

忽然，天空亮起強光，上帝坐在機械翅膀上降了下來。

主播：怎麼樣，火車要來了嗎？那群大學生做好決定了嗎？

上帝：都不是，我只是聽到你們對話很感動，想下來看看你們。

肥宅：所以妳聽到我們的願望了？

上帝：當然，上帝不會漏聽任何一句話。

主播：反正都是耳邊風，有意義嗎？

上帝：這位太太顯然不太喜歡上帝。

主播：祢要我怎麼喜歡？我的人生被祢設計得一團糟，死了還被綁在這裡給火車撞。我都慘成這樣了，還要親吻祢的腳趾，說神愛世人嗎？

上帝：妳說錯了，親吻腳趾是上帝的工作才對，這樣你們才能得到救贖。但問題是，妳活著的時候有來求過我嗎？沒有嘛！所以我不負責妳的人生。是妳把自己的生活搞爛的，不是我設計的。

肥宅：可是我有求過祢，也沒有比較好啊。

上帝：所以先知才都說要看造化嘛。

主播：那現在呢，這個鬧劇是祢設計的吧？

上帝：對啊。

主播：那我請求祢，慈愛的阿爸父，請放了我吧。

上帝：那不行。

主播：我禽祢媽的。

上帝驚呼。

上帝：妳也罵太快了，虧我剛剛聽到你們誠心的祈禱，想讓你們一起復活的。

肥宅：真的嗎？

上帝：當然，上帝不會說謊的。

主播：那就把我們鬆開。

上帝：No、No、No，實驗結束繩子才會鬆開。

主播：那我們要怎麼一起復活？靠搞笑嗎？

上帝：口氣好一點嘛，妳如果願意用開直播的聲音求我，我會把實驗規則再改鬆一點的。

肥宅：欸！放尊重一點喔，祢把人家當什麼了？她可是有尊嚴的！

上帝：是嗎？

上帝看著主播。

主播正想開口，硬是吞了回去。

上帝：也是，這也許是最後一點我會喜歡你們的理由了……那好，我要回去想想規則要怎麼改了，你們就……繼續談情說愛，繼續掙扎吧。

上帝升了回去，收回聖光，全場一片黑暗，只剩下號誌燈的綠光。

場二 高票當選！

肥宅和主播被綁在鐵軌上，但是他們睡著了。這時鐵軌被分成四個橫排，另外兩個人，大學生和政客的头被套上黑布，綁在上兩排鐵軌不斷掙扎。整段鐵路只有號誌燈亮著綠光，沒有其餘的光線。

大學生：……怎麼這麼黑啊？沒有燈嗎？

政客：是誰！不要亂來啊。我不想死，我還有好多事沒做完……

大學生：誰？是誰在那裡？你能動嗎？你在哪裡？

政客：我也不能動，妳在哪？

大學生：不知道……我一醒來就在這裡了。

政客：我也是。

大學生：我的臉好像被蒙住了，你也是嗎？

政客：對，所以我們一樣被綁住、蒙上臉了。這到底是誰在惡作劇？

大學生：這真的是惡作劇嗎？還是我們被抓走了？

政客：誰準他們亂抓人的？

大學生：我知道了，這裡是集中營！有人要把我們毒死？還是電死？

政客：不對啊，這裡還是臺灣吧。怎麼會有集中營？

大學生：你不知道臺灣有集中營嗎？你到底是誰？你不是臺灣人？

政客：我……我是啊……我是吧？

肥宅：是誰也在這裡？

肥宅跟主播醒了。主播不敢說話。

政客：還有其他人啊？到底在搞什麼鬼？

大學生：我不知道啊？你誰啊？

肥宅：……我的女神呢？妳在哪？

主播躺在肥宅右下方，不應聲。

大學生：不可能吧。

政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隨扈呢？維安呢？這裡他媽到底是哪裡，你們又是誰？

大學生跟肥宅聽到隨扈、維安等字眼，都靜默了。

政客：是有記者在拍嗎？這是什麼陰謀？我到底躺在什麼東西上？

肥宅：你現在在鐵軌上。

政客：鐵軌？怎麼會在鐵軌……我就知道，這肯定又是那幾個無法無天的大學生幹的。半夜打破我家窗戶，還丟瓦斯罐炸壞我的蟠龍花瓶，拜託你們這些沒讀書的識貨一點好不好！那花瓶是當年唐先生拚死游過黑水溝，送到我爺爺家茶几上的……噢，我想起來了，都想起來了！他們殺了我妻子還不夠，還想飛去美國暗殺我的女兒。現在把我綁在鐵路上，一定是想威脅我！

政客不斷扭頭。

政客：出聲啊！我知道你們在那裡！說，你們到底想要什麼？獨立宣言嗎？還是廢死？現在最低工資還不夠高嗎？欸！我都讓同性戀可以結婚了，這樣還不夠嗎？

大學生：都不是。

政客：蛤？

大學生：我們就是要你下台，我們就是要你死而已。

政客：我做錯什麼了，我……我已經死了嗎？

大學生：對，我也是。

肥宅：妹？是妳嗎？

大學生：你誰？

肥宅：我是妳哥啊。

大學生：我沒有哥哥，你認錯人了。

肥宅：可是妳聲音聽起來很像。

大學生：很像也不等於一樣，這邏輯不是你教我的嗎？

肥宅：說的也是……

沉默

肥宅：這時候，我妹人應該乖乖在開封街補習，好好準備高考，等到考上以後，再準備相親，跟好幾十個跟我一樣優秀的男人約會。直到我點頭答應，就準備結婚，生孫子給爸媽抱，然後我就是叔叔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政客：拜託，如果沒有我，臺灣怎麼可能有未來？公務員、結婚、生孫子都不可能實現。你們這群死大學生還不趕快放了我，沒事抓無辜的人幹嘛？

大學生：沒有人抓你。你還沒搞清楚嗎？你已經死了，我也已經死了，這裡不是臺灣，我們在地獄裡！

政客：怎麼可能？我怎麼會下地獄！絕對不可能！

肥宅：對，這裡不是地獄。這裡是天堂。

大學生：屁啦，我怎麼可能上天堂？

肥宅：妳真的不是我妹嗎？

大學生：就說不是了你聽不懂嗎？所以我們現在到底在哪啊，哥？

肥宅：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這裡應該是天堂，但我沒看到天使。我來的時候，上帝把我綁在橋上，跟我說，這是個火車難題的實驗，我是那個在橋上要被推下去的胖子，而我的女神是被綁在鐵軌上的人。規則是，只要其中一個人先被決定去死，另一個人就能從天堂復活。

政客：復活？要花多少錢？

大學生：到底在說什麼……欸，還有沒有人啊？快點幫我們解開繩子啊！喂！

政客：我出一千萬好不好！還是一億！不管多少錢！讓我復活！

大學生：有人在嗎！幫我先解開繩子好不好！

政客：讓我復活！

大學生和政客一直鬼吼鬼叫。

肥宅：你們聽我說，我沒有在鬼扯！這是奇蹟啊你們不懂嘛！

肥宅怒吼，讓政客和大學生都閉了嘴。

肥宅：我也死了，我們都死了！現實就是我們都被綁在鐵軌上等著再死一次！

大學生：這算什麼奇蹟。

肥宅：是奇蹟，因為在這裡，女神真的能愛上宅男……她是真的愛我。

政客：你瘋了嗎？

大學生：一直說有女神，是在哪？

肥宅：我不知道……她消失了，所以天堂才一片漆黑嗎？因為我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肥宅哭了。

肥宅：上帝啊！祢不是答應我，讓我跟女神有機會一起活回去的嗎？為什麼讓她一個人先走了！祢替她想過沒有？如果她醒來看不到我會有多害怕！天啊，祢聽見我說的了嗎？

政客：這個人肯定瘋了。

大學生：他本來就瘋瘋的。

這時一道聖光照了下來，把四排鐵軌都照亮了。肥宅看見主播躺在他的左下角。

肥宅：原來妳在？

主播不說話，肥宅繼續瞪著主播的頭皮。

肥宅：幹嘛不說話？

肥宅：喂！

主播：在這種狀況下我沒有權利保持沉默嗎？

肥宅：誰有權利妳告訴我？

上帝：好了，都什麼時候了還吵吵鬧鬧的，讓你們睡個午覺都不安份。你們還在幼稚園嗎？

上帝的聲音只從上方傳了下來，看不見蹤影。

政客：這又是誰啊？

上帝：既然你誠心誠意地發問了，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我就是宇宙——

肥宅：祂是上帝啦。

大學生：不是火箭隊嗎？

上帝：插什麼嘴！讓我好好介紹自己不行嗎，你們這些小螻蟻！

天上的光變得強烈，再次恢復正常時，政客和大學生的頭罩都被抽掉了。

政客：娘子……

上帝：對，我就是上帝。

大學生：這就是上帝的樣子嗎？

上帝：孩子，在上帝面前，請放下你習慣的懷疑。規則剛剛那位肥宅都幫我說清楚了，你們都有聽明白嗎？

大學生 / 政客：聽明白了。

上帝：很好。

上帝：雖然你們都犯了罪，也都受了懲罰。但是寬恕，是我永遠也不會吝嗇給予的。你們的執念，在臺灣兩千三百萬人裡，都是數一數二深的。所以，我願意給你們一個機會復活，讓你們繼續受苦。

肥宅：可是現在沒有橋了，誰會是那個最後決定要被推下去的人？

上帝：沒有人要被推下橋。規則已經改了，都是多虧你跟那個犯姦淫的之間的愛感動了我。

肥宅：她沒有犯姦淫。

政客：誰犯姦淫了？

政客想看，身體卻被綁死，只能看到躺在自己左下角的大學生，而大學生又躺在肥宅和政客的縱向位置之間。主播躺在四個人裡鐵軌最右邊的位置，當她聽到政客的聲音後，不斷地想往右挪動身體。

上帝：不重要。你們的罪，不需要我來揭示，你們的存在自己就會開顯出來。

上帝：現在聽清楚了，你們正躺在四條不同的鐵軌上，火車就快來了。這次決定誰要被火車撞的，不是隨便一間大學裡的應用倫理學課上的學生。

舞台射出一束光，照向觀眾席。

上帝：是你們眼前的這些天使。看到他們洋溢著金黃色的笑容了嗎？他們肯定能用賈伯斯來到天堂後提供的高科技裝置，投下最神聖的一票，做出最公正的決定。

肥宅：所以新的規則，就是讓這群……呃，天使……決定我們誰要被火車撞，剩下的人就可以復活？

上帝：就是這樣，喵。

肥宅：拜託不要選我，我家裡還有一對年邁的雙親，還有個不成才的、考了兩年公務員都沒上，到現在大學還在延畢的妹妹，我不能死啊！

政客：你怎麼可以先推票！不公平！

大學生：你們才不能選我！我才是家裡有一對年邁的雙親，還有個母胎單身二十八年的哥哥要照顧的人！我雖然還在延畢，還沒考上公務員，但我一定可以考上，一定可以改變社會！我一定要復活！

政客：是我才可以改變社會好不好，妳個大學生算哪根蔥啊！除了燒官邸、潑銅

像，妳還會做什麼！讓我復活才是正解好嗎？我才是手上有權力的人，只有我可以帶大家拚經濟，只有我可以帶著臺灣人民再贏一次！（台語）大家說，對不對！

觀眾席間有暗樁的天使負責幫忙哄抬氣氛，大聲喊「對」。
政客聽到回應，繼續鼓譟。

大學生：不對不對不對！大家不能相信他！要選他去死才對！
肥宅：反正不要選我！
政客：（台語）大家說，對不對！

台上喧鬧一片。

主播：……在胡說八道什麼啊？
政客：誰？誰說我胡說八道？
主播：就你啦還誰。
大學生：被罵了吧。
主播：還有妳啦！
肥宅：我沒有喔。
主播：你閉嘴啦！

底下幫腔的暗樁也幫忙靜默下來。

主播：欸，你們真的相信這些男人的鬼話嗎？你們真的相信這個連稅都沒繳過的丫頭的蠢話嗎……誰才是這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是我！是我這個在底層苟延殘喘，靠直播討生活，還要帶著孩子吃奶、餵長輩喝粥的「女人」！沒有人可以比我更有資格得到憐憫，沒有人比我更有資格得到寬恕！如果我活過來，我一定不會再討好男人，一定做個堂堂正正的臺灣女兒……

主播：所以，拜託大家……不要選我……

主播：不要選我。
肥宅：……不要選我。
大學生：……不要選我。
政客：不要選我！

政客一個大吼，四個人像瘋了一樣扭動身體，不斷地喊叫。

大學生：不要選我！

主播：不要選我！
肥宅：不要選我！
政客：不要選我！
肥宅：不要選我！
政客：不要選我！
主播：不要選我！
上帝：夠了！

上帝用擴音器壓住鼓譟的聲音。

上帝：才說你們是幼稚園，現在又變小學生啦？你們是不是搞錯節目了？真是一群螻蟻……

這時天上的光又再次變得刺眼，照得四人都睜不開眼睛，然後再降低亮度。

上帝：怎麼樣，有變理性一點嗎？

肥宅嚇得趕緊點頭。

大學生：有。

政客：嗯。

上帝：不錯，有讀書就是不一樣。（咳嗽）抱歉，我喝個水。

上帝喝了口水，漱一漱，再往下吐到鐵軌上。

上帝：就算到了天堂，我們還是要講規矩的。你們要天使不投給你們，就不能像臺灣的政客一樣，好像誰喊得大聲誰就贏了。

上帝額外照了一盞燈在政客臉上。

上帝：尤其是你，最好改掉這個壞習慣，知道嗎？

政客：……知道。

上帝：辯論會參加過吧？

上帝收掉所有場燈，照了盞聚光燈在不耐煩的政客身上。

政客：當然。

另一盞聚光照在大學生身上。

上帝：你呢，看過嗎？

大學生：看過。

再一盞聚光照在肥宅的肚子上。

上帝：死胖子呢？

肥宅：有。

最後一盞聚光照在主播的身材上。

上帝：噢……嗯……那妳？

主播：我——

上帝：我知道妳沒有。

主播：我正要說有。

上帝：是嗎。不過也好，就從妳開始吧。請把自己當作市長候選人，想像妳的對手智商一五七，但情商一點五七。妳，要怎麼說妳自己呢？

其餘三束光都暗了下來，只剩主播那盞亮著。主播不知如何開口。

上帝：說吧，孩子，說妳悲慘的故事，讓我們流淚，讓我們同情，好讓我們不把票投給妳，讓妳可以繼續痛苦地活下去……

主播：我有個兒子，那是我十八歲的時候，跟第二個男朋友生的。為什麼是第二個？因為我不想把第一次給初戀，他就跑去跟別人生了。

主播苦笑。

主播：不好笑嗎？我也覺得不好笑，你們都覺得我沒讀過幾本書，但我讀很多啊……我有拿高中畢業證書欸。我們高中讀的書……不多嗎？可是為什麼，只要別人知道我沒讀過大學，而且是在臺灣還沒讀過大學，大家就覺得我沒讀過幾本書？覺得我很笨？什麼都不懂？

主播：你們才什麼都不懂。我們十八歲都在做什麼啊？考高中，對，我還記得我在文華高中的試場考學測，肚子一直頂到桌子，要把手伸得好長，才能把算好的

數字填到答案卡。旁邊的人一直在偷看我，但他瞄的不是我的答案，是我懷胎十月的肚子。寫到一半，旁邊的人尖叫了，他以為我憋尿，其實是我羊水破了。看我多認真啊，寫考卷寫到不知道自己羊水破了……後來，我就被送出教室了。

主播：就差那一點，我就快把那張數學考卷算完了。到現在，我已經記不得是用哪條公式，去算那些陰險又複雜的機率問題。整張考卷算式繞來繞去的，我的腦子也跟著繞來繞去的……運算人生的機率方法很多，但最後的答案都會算成二分之一，成功、不成功……對，最後一題的答案就是二分之一……可是我還來不及寫上去，就被人拉走了。我寫了快兩小時的答案卡，就這樣掉在地上，被羊水沾糊了。

主播弓起被綁住的身體，看著觀眾席上的天使們。

主播：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對，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所以我負責到底，把孩子生下來，沒有重考直接去工作。我做過直銷，做過車模，做過桌面服務，什麼賺錢我就去做什麼，這就是民主社會的好處。

主播：真的，民主是真的能當飯吃，因為那些政客就是我的飯票啊……那些男人只會靠嘴拚經濟，他們懂個屁？拚經濟要有長遠的眼光，隨時順應世界變化的。告訴你們啊，我現在可是人家新創公司簽約的直播主，我月入多少你們知道嗎？

主播訕笑。

主播：三萬二……

主播：……就是三萬二。

主播的光熄了，換肥宅的亮了。

肥宅：我不是一直都這麼胖的……

肥宅：每次我這麼說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我在開玩笑。我不怪他們，誰叫我自己就是笑得最大聲的那個……

肥宅：再說一個笑話，我以前很多人追喔……不好笑嗎？

肥宅：記得很小的時候，因為吃飯吃得很慢，我被老爸罰跪，在廁所捧著碗吃了好幾頓。先說，你們別替我難過，我很感謝老爸這樣矯正我的，多虧這樣，我後來飯真的吃得很快……

肥宅：因為每次吃飯，嘴裡嚼的都是廁所的味道。什麼蛋豆魚肉、五穀根莖，都只剩屎的酸味啊。

肥宅的肚子咕嚕咕嚕地叫。

肥宅：我一直在想，一個吃什麼東西都像屎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意思？高中社團辦完活動，我最恨跟同學去參加慶功宴，因為大家都超愛約去吃吃到飽！什麼饗食天堂、海港城、辛殿，名字取那麼好聽幹嘛？通通都是地獄啊！

那肚子裡的聲音越來越劇烈。

肥宅：喔，你們以為我都在吃屎，那怎麼還吃這麼胖？我是不是有病？對啊，肥胖的確已經被列為一種病了！憂鬱也是一種病喔，軟弱也是病，單身更是一種病！寂寞是比愛滋還可怕的絕症！

肥宅：剛上大學的時候，我開始好奇，是不是所有食物在我嘴裡吃起來，都會是廁所的味道？鮑魚會像屎嗎？燕窩會像尿嗎？普羅旺斯風味清炸春雞佐羅勒這麼高級的菜也會像嗎？我太好奇了，所以我什麼都吃，什麼都喝，我好怕這世界上所有東西放進嘴巴裡，最後都會變成屎。我拚命賺錢，跑去補習班兼差，跑去當有錢人家的智障小孩的家教。然後把錢都花去吃吃喝喝，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塞、一直塞！

聲音停了。

肥宅：結果，我只是用自己的身材證明，這世界根本沒有一塊屍體，放進嘴巴是不會變味的。只要是死的，再怎麼加熱，都是酸臭的。

肥宅：所以你們知道了嗎？要吃，就要吃活的……別誤會我，我不是要鼓勵大家吃生章魚，我試過，最後還是會酸的。我的意思是，這世界唯一不會變味道的，就是真愛之吻……我說真的！因為只有真愛，才不會在接吻的同時，還想要弄死對方。

肥宅：可惜，別人已經不覺得我的身體，還能裝得下她們的真愛了。

肥宅的光熄了，換大學生的亮了。

大學生：我以前有個哥哥。他很瘦，也長的很帥。上幼稚園小班的時候，那些中班的女生都會刻意在等爸爸媽媽來接他們之前，跑到哥哥大班的教室，和他一起畫畫、看電視。那時候，哥哥就已經被女生親過了。

大學生：但是哥哥很溫柔，他從來沒有忘記過我。他應付完那些臭三八，就會來小班的教室找我，幫我做功課，然後再一起回家。他知道我從小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快點長得跟他一樣大。所以我們約好，回家吃晚餐的時候，我要把飯吃得很快，他要把飯吃得很慢，因為他是溫柔的哥哥，他答應等我一起長大……

大學生：可是他食言了。他吃飯的速度竟然變成我們家最快的，而且越吃越多，越長越高，手跟腳還開始出現一叢叢噁心的毛，聲音變得又粗又難聽。我拜託他不要再用那種聲音叫我名字了，他還是一直叫一直叫……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還會搓他那根噁心的小雞雞！

大學生一陣乾嘔。

大學生：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沒有哥哥了。我可是品行端正的女生，怎麼可以跟不認識的男生住在一起呢？一到國中，我就要他搬出我的房間，到大學，爸媽就讓他搬出我家。每隔一年，他就像一隻阿米巴原蟲不斷變形，變得我都記不得他原來的樣子。有次除夕，他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卻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出來跟親戚聊天。那是我最後一次偷窺——他已經胖得搓不到屌了，只能對著書桌的桌腳，一直磨、一直磨……

大學生又是一陣乾嘔。

大學生：誰叫他要吃得比我快，誰叫他要食言，活該肥死……沒有哥哥，我也能活得很好，我還是可以自己長大，一個人做功課。就算我比哥哥笨，我還是能去補習，去找家教……聽說，哥哥後來也去做家教了，還去當補習班老師。那我會遇到他嗎？遇到了我要說什麼？哥哥好？還是老師好？還是葛格老師好……

大學生：等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學，我發誓自己絕對不能再想著那個已經不存在的人了。我必須獨立，我是個大學生，我是哲學系的學生，我不是因為指考分數不夠才唸哲學系，我是因為要培養獨立思考、批判社會的能力才唸哲學系的，我是為了叫醒這世界所有裝睡的人，才唸哲學系的！

大學生壓不住肺腑裡的噁心感，流下了眼淚。

大學生：為什麼這世界的人都要讓我失望，都要騙我？是覺得我笨，所以很好騙嗎？可是笨是一種錯嗎？小時候都說女孩子應該喜歡洋娃娃，應該喜歡女生喜歡的東西。爸媽不准我玩哥哥的玩具，不准我喜歡哥哥。所以長大以後，我喜歡洋娃娃一般的女生，喜歡美麗的女生。可是這樣也不行，他們不要我喜歡女生，他們要我誰都不喜歡，這樣我才能一直做他們的乖女兒……

大學生：怎麼可能啊，我都已經二十歲了。我怎麼可能順應那些死老人的期待？他們不准人搞同性戀，我就偏偏只跟女生上床；他們想炒地皮，我就烙人去躺仁愛路的豪宅；他們想要貨出去、錢進來，我就去佔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吃他媽辦公室裡的太陽餅！

大學生無力地乾笑著，迎來一段好長好長的沉默。

大學生：不意外……我又被騙了，就算這樣鬧，也都是沒用的……什麼覺醒，什麼抗議，有什麼用……都沒用……畢業了還不是只能考乾巴巴的公務員……

大學生上空的光漸暗。

大學生：但是我笨得考了兩年都沒考上……

黯淡。

突然，政客全身打上一束自帶 BGM 的金光。

政客：對，這就是世界偉人的光。你們看到了嗎？我還在卡桑子宮的時候，就已經能睜開眼睛，看著鮭魚順著臍帶逆流而上。卡桑的胎盤是聯合國會旗的形狀，你們知道嗎？

底下幫腔的天使歡呼。

政客：你們才不知道呢。國際觀這種事，不是每個月訂空中英語教室來聽，守在電視機前面看國際新聞就會有的。那跟基因有關，是表徵遺傳學的問題啊！我爺爺是荷蘭人，奶奶是南島語族，媽媽是日本人，爸爸是中國人，我天生就自帶國際觀的基因，你們都什麼年代了還在用進廢退說，在那邊上補習班死讀書，以為

花錢就可以長腦子，丟不丟臉啊！

底下的天使紛紛呼應：「好丟臉！」

政客：沒錯，地球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丟臉的。但是你們知道嗎？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更丟臉！因為他們都沒有善盡菁英的天職，他們不想改變這個世界。只有在百分之八十都是愚民的世界裡，菁英才能生生世世地當菁英……對，菁英之所以是菁英，就是因為跟你們想的不一樣。普通人一看到鮑魚，就是想快點塞進嘴裡吃掉變大便。我們菁英才不會這樣哩，鮑魚明明就是口香糖的一種，幹嘛吞下去？拜託，我以為非洲人才會拿加工樹脂來嚼嚙。

底下的天使熱烈起鬨。

政客：我雖然也是菁英，但我不只是想要自己好而已，我要大家一起好。雖然我們不能一起變聰明，但我們可以一起賺大錢啊。不要嫌我銅臭味重，滿口都是拚經濟，我只是在回應大家的期待而已。這個國家哪裡需要我，我就去哪，有法案要過的，有我在，委員會一分鐘能就逕付二讀；有治安要維持的，有我在，哪有罪犯不被槍斃的；有地方要建設的，有我在，包山包海、包機場、包教堂、包他老母的迪士尼我都給他用力蓋下去；有人要溫暖的，有我在……哪有人還會空虛寂寞呀，是不是。人嘛，有錢就不冷了不是嗎？大家說是不是。

這次，底下的天使沒回應了，餘下的起鬨隨著沉默慢慢消散。

政客：不是嗎？怎麼就不是了？你們不想要黃金十年？還是你們想要鑽石十年？鑽石不值錢，要不稀土一千年？石油一萬年？聽起來很誘人吧，可是就是有死老百姓不滿足，明明沒多聰明，還要對國家指手畫腳。他們高中是不是都沒畢業、沒學過比較利益啊？醫生就去做你的醫生，教授就去做你的教授，律師就去當你的律師嘛。出來選什麼市長，選什麼總統，什麼社運領袖，知識型網紅……我不想聽，我都不想聽！

政客弓起被綁住的身體，想跟天使們尋求認同，底下暗樁們卻對他比中指。政客倒了回去，只能苦笑。

政客：連我的老婆跟女兒都不理解我……他們以為是誰給他們綠卡的？是誰給他們在洛杉磯買房子的？是誰讓她爸媽死了還能去住龍巖的？可是她還是跟我離婚，過年女兒連家也不回。

政客嘆氣。

政客：她是多麼自大、多麼傲慢啊，還以為自己是從石頭蹦出來的……女人也好……男人也好……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個個都不知足、都不知足……連我的士林官邸都敢燒……

政客流淚。

政客：但我不放棄！我相信人性不會這麼殘忍，雖然我被燒死一次，但我不會被燒死第二次！我會像鳳凰一樣復活，I shall return！臺灣的齒輪需要我，世界的會議桌需要我，宇宙的星系與銀河不能少了我！

天使們零星地鼓掌。

政客：所以不要選我……不要選我……

政客那盞金光黯淡下來，全場一片黑暗。

上帝坐著機械翅膀降下來，將光照向觀眾席上的天使們。

上帝：各位天使，應該都聽完這些罪人的陳述了。現在，請你們使用手機，掃描那個看起來像二維碼，但其實是改造過的希伯來文寫成的遠端智慧連結。裡面有這四個罪人的投票表單，請大家摸著道德的盲腸，投下神聖的一票。

天使投票中。四個人躺在黑暗的鐵路上緊張不安。

肥宅：拜託大家，不要選我……拜託。

大學生：哥你好吵喔，不知道投票當下不能宣傳的規定嗎？是想被罰錢喔？

肥宅：我知道啦！

大學生：我們只能呼籲大家投票，做最正確的選擇。有誰還沒投的，趕快投啊，要記得做對的決定啊！對。的。決。定。（唇語）不。要。選。我。

政客：你們都閉嘴！天使的智商一定比臺灣的刁民高多了，他們不用你這個蠢大學生提醒，當然會做出最好的決定。學學我老婆，多乖巧安靜，多有民主素養。

主播：誰是你老婆啊。

政客：我都照妳要的離婚了啊！

上帝：好了！都閉嘴！

上帝收掉觀眾席的光。

上帝：不要再展現你們醜陋的面目了。你們之間的鬧劇就算讓莎士比亞寫，也不可能寫得有多脫俗。所以夠了，不要再掙扎了，你們已經是砧板上的死魚，只差醬油跟哇沙米而已。

上帝拿出平板，打開投票結果。

上帝：在公布結果之前，還是要感謝已經去世的賈伯斯先生的贊助。這種蘋果只有智慧，沒有原罪，大家可以在天堂盡量嗑，不用擔心會被掃地出門。

上帝確定完投票結果，亮起四位罪人頂上的光。

上帝：究竟投票結果會是誰呢？到底是誰會被決定給火車撞呢？

定音鼓下，四束光像俄羅斯輪盤輪流閃爍。

上帝：The loser goes to.....

定音鼓停，光停在了政客那束。

上帝：就是我們這位來自臺灣的政客。恭喜他延續生前戰績，再次高票當選！

底下天使鼓掌，大喊凍蒜。

政客：等一下……這不可能，這不公平！我要申請當選無效，這是黑箱！這是做票！

天使紛紛倒喝采。上帝示意底下安靜。

上帝：你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天堂只有白天，沒有黑夜，更有滿滿的愛不可能停電，哪來黑箱的空間？

政客：那就讓人驗票啊。從頭到尾規則都祢訂，結果也要祢說了算，場裡場外都祢的人。這不是黑箱，什麼才是黑箱！

上帝：所以你認為這程序有問題囉，那為什麼一開始不提出來呢？

政客：……反正祢就是程序不民主，政治迫害啦！

上帝：太難聽了，太難聽了！這樣的指控，真是讓我痛心。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竟遭如此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真的要驗票？

政客：當然。就算不驗，我也要申請當選無效之訴！

上帝看著平板，沉思了一會兒。

上帝：好吧，就讓你看，選票都在這裡。

上帝慢慢亮出手裡平板的畫面給大家看：是黑的。

肥宅：你忘記開了。

上帝繼續展示，沒聽到肥宅的提醒。

大學生：欸，你忘記開機了！沒有畫面啦！

上帝看著大學生，用黑色的平板對著他。

上帝：怎麼了嗎？很熟悉嗎？對啊，就是沒有畫面。

上帝再看向政客。

上帝：你說，應該有畫面嗎？

政客全身發抖。

上帝：說話呀，凡人，為什麼要在上帝面前沉默？你不是想祈禱的嗎？不是想跟我申訴世界的真相嗎？

政客死命搖頭。

上帝：這世界的真相，就是沒有畫面。

上帝往平板上用力一拍，發出雷劈般的巨響，瞬間一片黑暗。十幾個黑衣人把政客從鐵軌上拖走。

政客：你們想幹嘛，你們要做什麼……

政客的嘴巴被布堵住後仍不停掙扎。在黑暗中，被拖往鐵路更幽暗的遠處。

場三 沒手機滑好無聊

漆黑的鐵路上仍躺著正在沉睡的主播、肥宅和大學生。原本政客的位置被一堆廢鐵、破碎、發著星光的翅膀壓住。

號誌燈依舊是綠色的，遮斷機的桿子還沒降下來。

三人醒來。

主播：我們復活了嗎？

肥宅：應該……沒有吧，我們還是被綁在這裡。

大學生：不是說有人被決定去死了，我們就會復活嗎？為什麼我們還在臥軌？哥為什麼！我是不是又被騙了！

肥宅：我不知道啊，不要問我啦！女神，妳知道嗎？

主播：不要再叫我女神了，我是死人。

忽然，那團廢鐵傳出動靜。

大學生：什麼時候有這坨垃圾的？

肥宅：是上帝的大便嗎？

主播：有會發光的大便嗎？我只聽過林志玲的大便是粉紅色的。

上帝：是我啦。

眾人驚呼。

肥宅：祂墜機啦？

上帝：不是……

大學生：祂又不是搭飛機，這才不是墜機。

主播：我才不管祂怎麼樣嘞。

肥宅：那不是墜機要叫什麼？

主播：到底實驗結束了沒？

大學生：應該叫跌下神壇。

上帝：你們聽我說！

三人發現上帝的聲音變小了。

大學生：連口氣都不太一樣了。

肥宅：應該是少了擴音的關係。

主播：欸！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離開這裡？那個死政客不是先死了嗎？

上帝：他沒死啊。

大學生：那他去哪了？

上帝：他被拖去地獄了。他犯的罪太重，壓根就不該來天堂，是我太貪玩了。

主播：對嘛，我還一直擔心要是我跟他同時復活怎麼辦。

肥宅：為什麼妳要擔心？

主播：所以呢，祢在這幹嘛？搶搖滾區看我們笑話？

肥宅：妳跟那個男的到底什麼關係。

大學生：哥你閉嘴啦，人家就不喜歡你，還在那邊問。

上帝：我現在也在實驗裡了，跟你們一起臥軌。

三人又驚呼。

主播：祢什麼意思？

上帝：現在我跟你們一樣，都有可能被火車輾過去，如果沒有被輾，我就可以回去當上帝。

大學生：不對啊，祢這樣說，好像上帝有兩個，可是上帝應該只有一個……祢根本就是假的吧！

肥宅：假的？

上帝：我不是假的，我是真的。

肥宅：我到底都經過了什麼。

大學生：哥，祢肯定是假的。我就覺得奇怪，上帝怎麼可能講話這麼機掰，還會歧視女性。原來是假的。

主播：上帝不會歧視女性嗎？

肥宅：會嗎？

大學生：會歧視的一定不是真上帝。欸，祢到底為什麼要把我們綁在這裡？

上帝沉默。

主播：說話啊，喂！

上帝：我不知道。

主播：祢不知道！

肥宅：欸，不是全知全能嗎？果然是假的。

大學生：我們一定是被耍了。喂，現在到底規則是什麼？

主播：我他媽折騰這麼久，妳跟我說我被耍了？所以我們不可能復活嗎？

肥宅：不要，我想跟妳一起復活啦。

大學生：哥你真的很噁欸。你還是去死好了。

上帝：不是……你們還是有機會復活，只是我現在已經沒有代理的資格了，所以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做不到了。

三人靜默下來。

大學生：所以祢是代理上帝。

上帝：不是，我是代理，不是代理上帝。真正的上帝你們是看不到的，因為真正的完美人類是不能理解的。我可以存在在雕像裡、畫作裡、聖經裡，還有你們的希望和憤怒之中。我是所產的上帝，卻不是能產的上帝。

主播：完全聽不懂在講什麼。

上帝：不重要，你們只要聽懂一件事，就是我們都一樣都不知道誰在選擇我們的資格，一樣不知道誰躺的鐵軌會有火車……我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

上帝對著漆黑的天空伸出顫抖的手。

上帝：是啊，這裡真的是天堂嗎？最後到底有幾台火車開來？火車什麼時候才來……我，已經一點想法也沒有了。

大學生：聽祢在鬼扯。祢他媽就是個神棍，還在那邊存在來存在去的。我看祢會摔下來，就是因為祢騙太過頭，太沒良心了。真正的上帝也看不下去啦。

上帝：我怎麼會騙人，我不是全善的嗎？我還以為我是善良的，原來我沒有嗎？難道我也是自私的？

大學生：誰知道啊……

上帝：那還有誰可以回答我？如果連聖經自己都回答不了聖經的問題，還有誰握著回答的權柄？

主播：真的是歹年冬搞尙郎欸。

肥宅：那……現在怎麼辦？

無人回應，無人知道答案。

肥宅從剛剛就很不安，聽著他們爭吵，忽然對著無光的天大喊。

肥宅：欸，祢聽得見嗎？喂！上帝！祢聽得見我們說話嗎？

大學生：哥你好吵喔！

肥宅：妳才是嘞，不求救就安靜啦！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吵死了，妳吉娃娃喔！

主播：你們兩個都一樣吵啦！

肥宅跟大學生閉嘴。

主播：我他媽的被綁在這裡這麼久，就是因為一個無聊的死老頭子要做實驗。禽你阿爸父的，我腰從懷孕到現在都沒有這麼痛過！現在搞半天還不知道要怎麼出去……祢他媽奪魂鋸也不是這樣拍的吧？我 play 祢去死啦！

大學生：對啊，為什麼搞半天死的還有可能是我們？為什麼不是這個假上帝？

肥宅：就是說啊，祂說不定吃得比我還胖，所以才摔下來的？

大學生：當一個上帝，自己還會摔下來，這說明祂比我還笨。至少我當學生還沒被人當過。

主播：說到姦淫，你們一定都聽過那個笑話吧。上帝給了醫生天堂的鑰匙，給了殺人犯地獄的鑰匙，你們猜祂給了妓女什麼鑰匙？

三人齊聲：祂自己房間的鑰匙啊！

大學生：這種假上帝就應該被火車撞。

肥宅：然後下地獄。

主播：然後我們一起復活。

大學生：祂如果還有一點羞恥心，就應該祈禱被撞的是自己。

肥宅：可是我們要怎麼讓祂先去死？我們都被綁住了。

主播：管祂的，我罵祂祖宗十八代也爽！我去祢的兄弟姊妹，去祢的師兄師姐！

大學生：作假見證唯一鞭刑！

肥宅：你們都冷靜一點啦！講話小心一點，說不定有人在看欸……

主播跟大學生都互相靜了下來。

肥宅對那團廢鐵出聲試探。

肥宅：欸，祢也辯駁一下嘛，這樣公平一點。

上帝沒有回應。

肥宅：祂怎麼了？

大學生：不知道。

主播：祂怎麼了很重要嗎？

肥宅：妹，妳去看一下。

大學生：為什麼是我去？

肥宅：妳離最近啊。

主播：我想回家洗澡！

大學生坐起身，繩索竟然脫落了。她走去看被壓在廢鐵下的上帝。叫了幾聲，發

現祂睜著眼睛沒有回應。

大學生：祂死不瞑目啊？

肥宅回頭看大學生。

肥宅：怎麼會死了？欸？妳怎麼起來了？

大學生：對耶！

主播：誰起來了？

大學生：我啊，我的繩索鬆掉了！

主播：為什麼妳的繩索鬆掉了！

主播氣得站了起來，她的繩索也鬆了。

主播：太好了……我自由了！

肥宅：那我呢？

肥宅努力想坐起身，卻因為太胖了，坐不起來。

肥宅：欸，來幫我一下啦。

主播和大學生裝沒聽見。

主播：妳知道要怎麼走嗎？

大學生：不知道。

主播：你不是大學生嗎？

大學生：我又沒來過天堂，誰知道啊。

主播：不管，我要走了。

肥宅：喂，那我呢！說好的做愛呢？喂！

大學生：這裡這麼黑，妳不怕走失喔。

主播停下腳步。

肥宅：拜託妳，回來。

大學生：要是像政客一樣去了地獄怎麼辦？

主播：那妳說怎麼辦，在這裡不動嗎？

主播走了回來。

肥宅：對……回到我身邊。

大學生：吼，你吵死了！

大學生把鐵軌上的繩索塞進肥宅嘴裡。

肥宅累了，也放棄抵抗。三人沉默了半晌。

大學生：為什麼上帝會死？

主播沉思了一下。

主播：重要嗎？祂不死，我們就活不了了，那祂怎麼死的還重要嗎？

大學生：我只是想找個話題而已。

兩人又陷入沉默。

主播：呆站在這裡真像白癡。

大學生：如果我們真的會復活，就代表我們是勝利者。看過飢餓遊戲吧，最後一定會有人駕著直升機來接我們。

主播：那現在呢？

大學生：就等吧，等人來接我們回去。

三人又等了一會兒。

主播：好無聊……

大學生：嗯……沒手機滑好無聊。

這時候，肥宅被堵住的嘴不斷地想講話，努力扭動身體。

大學生：幹嘛啦……

大學生被煩得受不了，幫肥宅把繩子從嘴裡拿開。

肥宅：我有手機，我有手機！

主播：你怎麼會有？

肥宅：家裡人燒給我的啊，怕我有遺憾。

大學生：對欸，我還記得怕你來託夢煩我，有多燒一支給你。手機在哪？

肥宅：在我屁股口袋裡。先把我拉起來啦。

大學生跟主播一起把肥宅拉了起來。肥宅從口袋拿出兩支手機和兩條耳機。

肥宅：妹，給妳。

大學生：就知道哥對我最好了。

大學生接過手機和耳機，蹲在自己的鐵軌上滑。

大學生：還收得到 wifi 欸。

肥宅也戴上耳機看影片。

主播看著兩人，有些寂寞，只好蹲在肥宅身邊等。

主播：你不給我嗎？

肥宅拔掉耳機，眼神很受傷。

肥宅：妳愛我嗎？

主播：當然。

肥宅害羞地拔下其中一支耳機給主播。主播戴上後坐在肥宅腿上，兩人一起看影片大笑。大學生也繼續蹲在鐵軌上看著影片傻笑。

過了一會兒，鐵道前的號誌燈由綠轉紅，警報鈴聲大作，遮斷機的桿子也降了下來，但三個人還是沉浸在手機的世界裡，一點也沒聽到。

直到火車的車頭燈越來越近，越來越強烈，刺眼到讓人睜不開眼，火車行駛的聲音壓過一切。

劇終